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堉校讀

書五 論詩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為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于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王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也。揆于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于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與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

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于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于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于聲韻，王元長局于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子堅涉于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于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于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爲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于寒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

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暈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

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精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此與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唯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持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

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

劉繪

前旌車按渝州，因得拜下塵，抒積承高風之慄，乃辱寬下吏禮節，欵迎愉如儀，待若賓情，洽比故旣領緒，論又屬師式高敷，皇墳旁參風雅，真藉恂恂之德也。違後假樂，注膺懸遲未已，重辱投以惠翰，貺以金玉之音，疊疊數百言，將謂繪可以密招談座矣。營思奉答，澹旬弗構，益懼言詩罔能起予，辨事無以塞詰也。爰就清誨所及，試畧陳之。來論云：今學士大夫有謂作文尚益世用，詩則徒虛糜歲月，荒職業耳。其信然。

乎嗟哉富叟指園錢爲阿堵達官日冕鞞爲徽纆門
下與學豐辭固特飭而謙之不然豈隨流俗人語邪
僕愚思文章與詩皆同一義也文誠有用無庸爲疣
而詩獨無益者乎融融乎文之精琅琅乎響之神也
君子動天地徹幽明昔鄒子吹竹而寒谷回春孫登
發嘯而木葉皆振秦簫下鳳曠琴翔鶴聲音玄感莫
可盡錄矧嗟嘆詠諷辭昭六義者乎昔舜帝歌股肱
卿雲之詩而群臣和之令四方風動時雍百姓妖厲
不興災疹不作故曰不識不知帝力于我何有蓋至

和也近世傳杜少陵之詩可以愈瘧此雖俗說喁喁
要可信其至理焉若世所謂無益于用者則有之蓋
情無所因義無所著道不關於風諭旨不達于此興
事不究于變正音不分于小大格不判于古今體不
察于遠近莊艷乖宜雅俗失班理不鬱氣氣不協聲
聲不諧律律不應候鳴不藉于天籟語不抉于丹誠
返此十六義其鹵敏者駕言倚馬纖細者假口射鵰
此所以來伊憂類誹之謂矣下者蕪蕪靡靡率意隨
嘲則又不若蔓蔓檻竹嚶嚶艸蟲可以激情而惋思

又何况于杞女之哭巴童之歌邪竊謂古樂不興詩之教失傳也詩者樂之體也樂者詩之靈也樂不藉于詩章者則音空而不實詩不比于管弦者則神濫而不鬯由是論之詩必攷音聲審律呂詳清濁高下之變後可以窮陰陽之奧宣宇宙之和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詩者中和之發也來諭又云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爲宗而律體猶難工說者以崔顥黃鶴樓爲唐律第一公獨取蘇頲望春以爲格律完粹冠于諸子此僕之惑益欲求解于高明也唐以

詩選士故詩盛于唐開元間工七言律以便行幸應制號爲近體今且直以七言律相質大槩察其律格莊嚴氣韻雄渾爲最其餘審其音或如金或如石或絲或匏但成調動物者咸可入選或一集有數首一首有一二句如格者卽名家矣若必欲完全求美如嫵姝備選駿馬入圖次其先後摘其瑜瑕恐非所以論一代名音之神趣矣是以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差等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列同歸要妙經孔氏刪定矣唐家三百餘年詩人成

集者起貞觀虞褚歷元和迄開成李許溫杜至崔塗
韓偓止五百餘人耳攻詩者搜擲群集浸玄咀腴睹
其斑斑離離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惡可謂
瑟愈于琴琴愈于磬磬愈于祝圉哉故世分一代初
盛中晚而妄錯高下卽如楊伯謙嚴儀卿高廷禮諸
君之論恐皆不足以服英靈國秀之魂也觀木芍之
艷山桃之夭芙蓉之澹寒菊之秀天然意態各隨墜
者愛之重之宗之習之爾若五季以下作者殆難論
矣且唐人之集皆不多帙而近體益少意作者必多

其合律盛傳者一家才數篇耳若少陵獨多者天匠
絕藝又爲詩史不宜盡以唐調規之近代作者憂時
匪杜達仙匪李資無透髓之慧功無磨杵之苦而近
體且數百篇欲其通靈入奧切肌感人而有益世用
者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僕童心瞽視資與功無秋毫
之近而敢于嘈嘈無慚者恃公汪濊之度能並包容
也憶昨晤對時曾道諸部使多言僕傲倨難近自公
睹之獨目爲雄雅兼才發一大笑公恩德藏之窾腑
矣示詩八首末三首則從軍行俠客篇紫騮馬僕栗

栗疑爲劉生邪、嗟哉揚鬣之驥、人憚策之、豪眉之夫、
人憚揖之、繪不幸類是也、每思陳遵以府椽廢事、而
馬叟優重、趙壹以計吏抗禮、而袁公下堂、繪今忝列
郡守、明公復以儒雅相推、率爾漫答、必多卹厚如何、

與友人論詩書

彭輅

頃丈與僕一再論詩、慮其師心自用、不肯追逐時好、
故懸之大觀、範以宮徵、誨益甚深、顧有一二未盡、敢
略言之、夫詩者人之情性也、人能無詩、其能無情性
乎、然而巧拙視其才、汚隆乘乎運、異同隨其識、興廢
緣之、遇均是言也、而巧者常豐、拙者常澁、澁者不足
豐者有餘、昔之傑然名家、卓犖瑰異、每一篇出、令人
顧解神怡者、盡天所篤也、譬則騶裊驟躩、卒于疲汗、顛
千里之姿、彼駑蹇下駟、縱欲騰驤、蹶躩卒于疲汗、顛

蹶却而不前則才固限之也詩發于謳吟文之韻而成聲者也聲之動在人而噓之吹之拊之盪之橐籥于天地天地之氣噫而爲風其聲春溫而秋厲天地不自知也故曹劉王粲之藻蔚不能爲枚乘李陵之渾璞二陸顏謝之雕縵不能爲建安黃初之蘊藉齊梁陳魏土宇偏安其氣崩裂而不完其詞剪裁而纖碎若有使之者而作者不自知也唐自安史之變干戈雲擾而正聲已漓已而方鎮逆命皇靈匪赫而音節以靡其鼓簫運棗隱隱宇宙之間司其機軸非作者所能強所謂世隆道隆世污道污也評藝事爲雕蟲小技謂王楊盧駱爲浮躁不任爵祿者皆恥其不能而肆其喙以相媚妬夫何足以溷牙曠之耳至于元稹優杜劣李而韓愈氏非之李扈厭崔灝之輕佻而太白嘖嘖不容口劉長卿哀然中唐之冠而秦系欲攻以偏師殷璠譏其思銳而才窄白居易不見重于時輩而雞林宰相賞購千金若此類爾予我盾甲可乙否紛綸而莫之一迺由其智識之懸殊非知音者而故嫉之也夫識者一人之鑒裁遇者當時之好

尚初唐之變而爲開元天寶也盛唐之降而爲夫曆也中唐之又降而爲建中開成也邇其初必有名公鉅卿揭標樹鵠于其上而學士大夫位在下風者翕然欽挹而樂爲之趨或高材盛名之士援朋締黨以同己者爲是而後生覓門庭問蹊徑莫不附多背寡捐故就新又或南宮主司柄文衡以低昂群彥而覲進干祿之徒率掇其中選之篇用爲架矍所以唐之詩格寔卑寔弱而日流于下職此也夫六朝雖曰綺麗而陰何庾薛十數公傳而彌永者其風神高俊不

專雕鏤句字之末故古法廢而古意存猶良金躍冶而出曰我必爲鑞鄒者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盛唐渾脫變化不相沿襲賦其所見物無遁形意未到而詞已屬不暇鑿元始之窳也雖風神稍刊而興象攸寄中唐有弗逮焉大曆諸賢清新雅飭意趣傾吐而漸涉色相不得與語上乘矣况晚葉之季流派岐雜剗精鏗采其繪景也不勝逼切其抽辭也得于鍛鍊旣乏空曠之

觀復昧天然之解力欲增前人之所未備而不知愈
精工則愈凡近也乎夫此四唐者詳其軌轍則然而
要非所以論于詩之外也總之本于情性而能融洽
以宣之與詞條相映發其真然淵詣而快心自得者
百世不能掩也故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而以代置
論非知言者也今之爲詩者鑿宋之謬洗元之濁而
確然以唐爲歸嘉隆以來一何先鳴擅場者之衆也
第謂之與唐比隣則可其能入彼之室而與之縮帶
共席者幾何人哉何者唐人之爲詩也真以已之上

拙爲愛憎不以他人之愛憎爲工拙而今人驚愚震
俗急人之我知故唐索之淺今索之深惟深也以淺
而妙者爲敝帚矣唐取諸平而今取其奇惟奇也真
詩湧于吾前忽而弗覩矣故知術業有專攻而畦步
之差頓成燕粵也且擬不似爲似其說出于仲默而
實非仲默以有求似之指夫以有求似爲優孟之效
孫叔而已若不似之似則超象而入于神離力而躋
諸聖言之至者也今之不似者其果似也耶吾丈慕
李于鱗而尊向之夫于鱗之撰誠雄矣峭矣瓌矣偉

矣其才萬人敵其體勢近代未有其樂府古選旣上
薄漢魏而病于襲若七言律每于高華絕響之中不
免著運奇之跡迨宦浙已後其詩已將化而溘焉逝
矣英雄滿前遂許獨據中原尸牛耳之盟乎哉蘇子
瞻云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斥之區
彌望黃茅白葦介甫文非不善病在喜人同已故蘇
之與黃大井臭味而子瞻亟稱山谷與少陵同者高
岑與之異者王孟而子美並褒焉無淄澠茶薺之分
故皎然做應初之體贊捧以謁而韋不謂善明日錄

故藁呈之而韋乃大賞許蓋才分異稟人不能以兼
長倘規規強襲其言而神魄牴牾不相中卽抱萬鎰
之珍終非已物故得不似之似則必以不同爲同矣
仲默朗語亮節凡搦管揮毫者往往羨其爲美而惜
年之弗遐美而未至今也拔粗豪沉着步趨少陵之
獻吉壓于其上天下其誰信之今之爲詩者大較江
南尚色澤有佳人曼冶之風致齊秦主氣骨有壯夫
慷慨之襟度其囿于土風一也自仲尼復生不能強
而求其同而赤幟其間一予一奪要以氣骨之適上

爲勝。于是聞者譁曰。音樂之感人而娛耳。在絲竹之
要眇。不在金石之鏗鉤。兩相持不相下也。僕所貴知
我雖希而故吾自在。生平有采真之思。每自喜去詩
不甚遠。與其躑躅而邯鄲。無寧安于壽陵之鄙態乎。
人宜紬摘警言而詳教之。

答王孟肅書

徐應雷

老親病體不時陡甚。僕不能復赴館。陽羨六月初遷
南韓宗伯宅。後北園有高岡老樹。一望綠疇野橋。流
水不謂入城。翻得山林之致。親疾小間。便于大樹下
宴坐。念何日與足下談對。竟日忽得手書。甚慰。新詩
清貴可敵右丞。以足下之才華與心境。必能作極平
淡詩。詩之平淡者。此詩之最上乘也。葛氏謂從絀麗
中來。落其紛華。可造平淡。蘇子謂爲文當五色絢爛。
漸光漸熟。乃造平淡。然則號國夫人必老而淡。掃蛾

眉以朝至尊乎。淡者質任自然。不施粉黛而面白唇紅。翠眉綠髮。皓齒素手。其色澤光華可鑑。故足貴耳。乃至飛燕后飾太真宮粧。與淡粧等。何者其后妃之分固然。其國色故在耳。絢爛卽是平淡。豈有漸造之理。若五色絢爛與平淡爲兩截。則無貴淡矣。故葛氏云。今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似也。然又云。到平淡處甚難。夫曰平淡甚難。則可曰到平淡處甚難。則不可。平淡之境。豈鑪錘雕琢之功所到哉。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桃紅李白。薔

薇紫。問着東風。總不知大都詩與文出乎天然。未嘗不平淡。未嘗不絢爛。桃李薔薇芙蓉是也。出乎天然。雖絳桃紅藥。未嘗不平淡。不出乎天然。則剪白紵爲花。素綃爲葉。不名爲平淡。故陶詩平淡。非必飲酒閒適。卽荆軻詠。故是平淡。秋風蕭颯。自天地間所有耳。右丞詩平淡。非必輞川田家。卽九天閶闔萬國衣冠。雲裏帝城雨中春樹等語。是極平淡語。是極清空境界。何者寫帝居氣象。毫不損益耳。淡者非若粉地可施五色。又非若繪畫不復可爲粉地也。明珠白璧不

可施五色。而其光采焜耀若備五色。日月光被非青非黃非紅非白。而天下無一色不在其光中。自非凝神而照萬境。其可與語淡乎。吾嘗天下味多矣。天下百物珍羞必五味調和。惟蟹也。生而有至味。可淡食文章之極淡者蟹也。

與王伯度書

何白

僕今秋奇病入腠。瀕于死者數四。黃門公至。弟始離床第。尚如出殼寒雛。負風欲仆。竟不得把臂道契濶。不勝苑結。大什蒿目。不能竟讀。矧光恠注射奪人目睛耶。咄咄伯度。賞音析義。千載爲難。子建有云。後世誰復相知。定吾文者。伯度足下。舉今作者。粗得其概。敢不陳之。伯度。以求折衷焉。僕竊謂國朝再闢區夏。神氣亶厚。國初若高子迪。楊孟載。劉伯溫。徐幼文。諸子。咸斐然自成一家言。大都無不矩矱全唐。獨運胸

臆卽近體不無中晚纖弱之調尚沿元季餘風稍欠
錚錚耳然溯其源流若禪家宗派雖宗分南北自是
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自茲以降代不乏人蟪至北地
信陽擱然爭雄斯道爲之一振何李骨力雖較矯勁
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也嘉隆之際作者七
人嗣後宗派旣雜旁流潰出遂頽然不可坊矣蓋弁
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苞英今古豈不汪洋萬里崩
奔自恣哉或云太貴富贍詞多填實求其風雅相宜
情境互暢較之唐人有間矣似非過論濟南以高華

嘹唳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鶴霜鍾第語過清空意
少變化如五音亮節必無淵閱悠長之韻五味爽口
自乏雋永滋旨之味一時尋聲附響者靡然從風無
不速肖若孟之效敖夫技之淺者倣之則易入境之
深者擬之則難窮審其速肖如此則濟南不無遺憾
哉于是詞家徒知厭薄標剝輩又漫不知宗旨所在
乃各立壇坫務標一幟或持一說者以謂古選必斤
斤步趨漢魏近體必字字臨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
不力所就非不宛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頗爲擬

議所拘又且不敢熟讀李杜高岑韓柳元白諸家以窮其變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剪綵琢葉手耳雖瑯繪滿眼殊少氣韻生動之趣或持一說者以爲詩爲心聲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無盡吾詩亦無盡當其目之所觸牛溲馬通無非上藥外無乏境內無乏思此論未嘗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雜則有穢冗之譏矢口成篇復傷率易之病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叢談小說部耳雖胸次如洗殊少淘汰謹嚴之法又持一說者立意以枯淡玄遠爲宗清癯骨立寧爲生

硬而不爲圓熟寧爲冲夷不爲濃艷殘山剩水非不清絕政如趙令穰畫情境不越百里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聲聞小乘耳雖洗滌雅潔殊少博大浩瀚之觀嗚呼其中矮人觀場者或各爲楚漢左右袒且信且疑終無成立此道不復歸一無論古法卽何李宗派亦不可續矣殊不知此道元到至穩愜處方論美惡欲成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而無佳韻者也韻有宜于甲而不宜于乙宜于乙而不宜于甲者題韻適宜若合函蓋惟在構思之初善巧揀擇而已至

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喫緊理會
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密乃至排律
長選亦宜斟酌韻腳穩妥庶無牽強搭湊之失境固
萬殊情非一緒文生于境若水性然曲折方圓隨形
有象渟淵則寂澁瀨成喧風鼓之而漪生石觸之而
濤激故情有欣戚悲樂因焉不卽不離始爲恰好陳
固不可太新亦不可庸固不可太奇亦不可淺固不
可太深亦不可輕固不可太重亦不可澀固不可太
滑亦不可所謂道寓諸庸過則失之矣夫星辰之昭

回山海之流峙何常奇特而烟雲晦明風濤蕩瀟千
變萬化不可勝原何其奇特若此耶今人有好奇者
輒肆然欲別立爐鼎務爲恠硬嗟乎古人異才尚恠
者豈後于今人哉以其牛鬼蛇神湮沒不傳耳且天
之賦才有大小若鳧脰鶴脰鵠白鳥黔成有定品人
能盡已所賦之量務極其致不以已之所短強爲恢
張不以已之所長極流汜濫必也範古矩度傳我神
情則無不傳矣公安袁石公持論甚好真如神僧以
嘻笑謾罵作佛事此爲上機者說難爲下劣者言也

當識其矯枉救過之論無滯于筌蹄可耳夫古德說
法或爲解縛或爲破執解縛破執更有何事若復解
破不已終滯解破名相病已服藥藥病爲病鈍夫不
解石公教外之言何以異此倘不意領心會其不流
于打油釘較者幾希僕夙有志此道今老病交侵終
于無成不勝悲咤讀析醒草不覺躍然的知當今作
者惟足下才力駸駸可造古人畛域湧攄狂誕之見
請證足下此言惟足下可以聞此或并示黃門公及
伯無元王汝苞毋令他人知行且箝我于市矣便中
有以復我破我疑城

先夫子曰何白字无咎溫州人其汲古堂集文甚

靈秀山人中絕少

私記无咎幼時爲郡小史司理
龍君御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

士賦詩以醮之爲延譽于海內遂有盛名西游酒
泉南窮沅湘歸隱于梅嶼山中崇禎初以老壽終

與趙十五書

曾異撰

其頓首、昨五言對句撮合不來、展爲七言律索和、惟
吾兄痛繩之、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
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
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譬則陶爲之
五言古神品、其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卽有而陶爲之
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
律、渾堅沉鷲中、易暢易動、纔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
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

明文校讀 卷二十一
三
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儷，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

者爲能，盲師矜喝，瞽子恫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護短欺人，譬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而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矣。弟未嘗與人言詩，尤未嘗與今之登壇自命正宗者言詩。眼中惟吾十五，又苦累於酬接，不得却掃讀書，極其所至。弟嘗謂人不爛熟一部六經，二十一史，而徒記誦漢魏六朝三唐諸集，此但讀詩以爲詩，未有能爲詩者也。譬則今之啜醪由徑，意在捷得科名而止者，讀詩

文。以。爲。時。文。未。有。能。爲。時。文。者。耳。此。語。常。與。施。辰。卿。言。之。但。恨。吾。十。五。雙。腕。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祟。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鬻。便。得。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人。至。四。十。以。上。尚。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蟬。蛸。不。知。旦。暮。者。乎。來。筴。黑。漆。者。頗。宜。書。餘。俱。無。下。筆。處。無。乃。不。善。爲。拙。書。地。稍。子。手。劣。卽。平。湖。淺。汀。猶。恐。失。柁。此。實。惡。溪。能。易。我。於。善。地。受。篙。兄。之。功。不。在。鑿。龍。門。下。矣。

答曾長修書

曾異撰

某於制義一道當吾世已爲窮賤笑柄而私心亦甚厭惡之獨于詩則每以發其無聊酸楚之情緒亦不得已而爲之差有與會于制義耳然使吾代以詩取士如唐人之制科則弟之詩又未必不如其制義爲貧賤之資等耳吾長修于舉子業宜其少可多嗔者而猶首肯于六戰六北之敗伍老兵又因其制義而許可其有韻之文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某于制義所謂無色而差近于理者也可以

已取而不可以理勝兄弟之所謂理者又爲一時適
與偶然而然之理而非今世所崇尚遠之爲程朱近
之爲錢王之理宜其自取窮賤白首而不得一當也
若詩則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啞然而
笑泫然而淚未省此歎者笑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
以色而笑歎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
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
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
來書所云以廉恥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夫

今天下安得有廉恥二字在朝而將相不知廉恥百
官有司不知廉恥居鄉而士紳不知廉恥甚而無廉
恥者笑乎有廉恥者不使之一日得以容于朝廷鄉
里之間不特詩文之道爲然也而兄以詩文一事爲
哭世間眼救世神針拈此世上所極視爲不合時宜
之物而又下問及于不合時宜之人吾恐爲長修者
非所以遠于窮賤之道也持此道以紀詩年得無廉
恥與年俱長而窮賤亦與年俱深乎過嚴灘詩如風
雲跼促龍虎嗔生爲人臣則不能此是吾長修風動

一世寡廉鮮恥之言。今之爲制義爲詩者。求爲人奴。而恐其不能。而其觀制義與論詩者。非其能爲人奴。則以爲不祥之怪物而去之。恐其不速。大約舉天下。皆奴氣。所以無將相。無官吏。無士紳。無詩。無文。坐此無廉恥二字之故也。豈但爲臣虜于人而已哉。火瘡甚痛。因來教搔着癢處。喃喃遂不可了。詩序容灸瘡稍平爲之題目。難題目又佳佳故難耳。

與友人書

尹民興

不肖五十五年于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乏雅德。體骨饑寒。亦安能爲雲霄海嶽之吟者。顧孤憤酸辛之情。狼子豹孫。逃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憲章者。昔華周杞梁之妻。哀至不攔衝。爲痛响。遂至感動地軸。墮陷城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競其咽咽。嗚嗚。則且不足以感魯國之郊人。而况動搖天地哉。膚肉聲鳴之外。夫

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柔潤藻巧而後始爲天下之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可以吐此故略陳愚陋幸惟裁察

先夫子曰尹民興字宣子楚之嘉魚人崇禎朝爲職方有明國亡去髮以靈巖繼起儲爲師其詩拘僻奏疏多中時病至于文章別開生面真有生龍

活虎手段藝苑中之變局也

私記宣子號星痕嘉魚籍吉水人崇禎戊

辰進士由寧國涇縣知縣行取考選陪取詞林已降福建按察簡校壬午授職方主事旋陞員外協贊本司郎中癸未革職文爲菴園文

復許有介書

周容

僕簡陋自放無所成就重蒙謬推以詩集命爲點定心慚匪任覽筆復停昨又承諭責以古人直道因思天工雖大生才不易恒吝惜其明敏殊尤之資不輕畀世人間一畀之必多方相悞羈之以小喜而息其遠程是貴交友有力用明爲暗用憎者之妬絜愛者之怨用後人之目盡今日之言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恃足下不以苦也而棄不以玉也而護則僕安敢畏避斧鉞不遵來命足

下之詩如清溪竹屋斜月照霜孤雁一聲小橋獨立
豈不令人心閒塵遠以視世之大哉肥臞冠雉佩玃
者大有逕庭矣然何以讀君一首而輒得數十首以
後讀君一過而如已數十過之餘曷故哉蓋古人著
述足以傳久不朽者大約有三一曰避使龍而日見
形于人亦參矣使人而日餐江瑤柱亦飫矣使方平
麻姑日以丹砂示狡獪于世亦習矣故讀數首而不
得其所守之字讀數十首而不得其所守之律讀數
十百首而不得其所守之體始稱大家所守者謂其

昵于胸中滑于腕下者是也一首之中情與景變事
與意變開與闔變虛與實變滌洄恂恍倏忽莫測雖
近體絕句而有千萬言之勢者職此故也不避之故
在于不大不大之故在于不親古人而親近人取逕
窄而入手易也陸生有言曰數見不鮮可以悟所避
矣。一日鈍凡詩而欲輕欲俊者爲下乘人言耳救鄙
俗而破音槍垢坳也輕則必薄俊則必佻故僕以爲必
鈍鈍者沈其氣抑其力而出之亦遲迴慘淡者也鈍
則必厚鈍則必老鈍則必重開寶以後詩運日衰者

不鈍故也。驟讀其集而見甘不見苦者。其力不能以達十年。連讀其篇而得句不尋章者。其力不足以卒十首。故取橄欖以噉小兒。必唾之。指商彝以陳市肆。必無顧者。引繩離以娛賓筵。必格格不入耳而思臥矣。病源有二。古人慎用虛字。而今人多率用之。古人慎用實眼。而今人多褻用之。于是遂近宋詞。遂鄰元曲。夫詩于詞曲猶女子于娼優也。以輕俊流弊至此。可不慎哉。一曰離離者如月在水。捉月于水而不得。月如風御香。覓香于風而不得。香古人之爲詩也。原

未嘗預設一題而彊我意以實之。興會所至隨處見端。使讀者各以其情志相遇而合于不覺。觀魯論左傳雜之。卽句未始與今所說本旨相類。則當日本旨固不必定在是也。夫寘身數十仞上一麾而千萬人畢見者。離也。寘身數十仞上一呼而千萬人畢諾者。離也。古人咏物諸詩佳篇率妙大約善離者必佳。况非咏物而俱欲以咏物之體待之乎。試取古人之詩。大家小乘前後較勘。在離不離間耳。離則心尊于腕。力尊于題。控御縱送左右適意不離。則膠固拘攣以

此心爲題之與隸勤勞給役以求免于嗔責悲夫此
三說者世人驟聞之未有不駭然足下天賦甚高襟
懷甚曠固不可與世人類觀是以不勝咨嗟愛惜進
此狂瞽以無負足下謬推論責之意倘不以劉季緒
見哂而思不避不鈍不離之故反覆于漢魏初盛唐
間壽其名于千百世無徒取悅俗人爲愉快則此三
說者不但于詩也文亦然矣冒昧戇陳死罪死罪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男 百家校讀

書六 論文上

上楊先生鏡川書

章鎰

近承先生不鄙 以所著文稿見授命鎰訂正亥豕
魯魚且俾差其優劣顧惟樸駭之資烏足以當昭明
之任然而身處寂寞困頓之鄉日無輻輳倥傯之務
安敢虛辱尊命而不用其心也哉連日莊誦始得以
究知萬一蓋先生之文氣倏似韓駢儷似柳要之皆

雄健奧衍，而無艱澁枯槁之病。若走輕車於熟路也。若長江大河，衮衮東注而不竭也。若蒲捎馱馱不施控勒而馳驟於康莊大道也。反覆而涵泳之，日悅心醉，恍然深入寶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貝，照乘之珠，連城之璧，克物於前，則固已識其爲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釋手。第愧非石崇王愷，素有而富畜之者，夫豈能妄議其價耶。縱使勉強一置其喙，必將以好爲惡，以稱意爲怪，豈不重貽識者之訕哉。雖然，願竊有告也。粵自西漢文章家，若司馬相如、董子、楊雄、劉

向之徒，卓卓乎不可及。其所以傳後者，皆不見其多。僅僅有數。唐之韓柳，並駕齊驅，其集除詩賦外，諸體之文，韓三百餘篇，柳餘四百篇而已。其他不能偏舉。今先生文集，鎡所見者，謂自天順戊寅以至成化癸巳，十餘年間，篇數已兼韓柳二家。戊寅以前，癸巳以後，未及見者尚多。合而計之，無慮千有餘篇，可謂富矣。鎡不敢更以前賢瀆聽，如我朝楊文貞爲文亦負重名。正統間有東里集行世，人皆願見而樂得之。近者其子導刊其全集，人厭其煩，未及展卷而先已欠

伸矣。文果以多爲尚哉。先生著述不特文耳。外又有諸體詩。有私抄等書。幾至克棟。若一一刊行。爲費甚大。莫若斂博而約之。廼爲精當。是在先生親自裁擇。以定去取。行世者。詩歌爲類。文具諸體。各不過三、四、十篇。亦已多矣。餘爲別錄。以藏於家可也。鎰又惟諸家文集。以年所爲類者。不若以體製爲類。便於觀覽。他日定稿。以體類如何。愚不自量。狂僭之甚。望矜恕而允聽之。萬幸。

張錫琨記章鎰字元益。鄞人。成化丙戌進士。由庶常拜兵科都給事。有樂閒先生遺稿行世。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此特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爲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臆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

欲大周之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取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于秋水又廼嘆溝澮之盈于屋霑人以爲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少頃嘗習

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鄰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懔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某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毋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于下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劉繪

弟繪不佞多兄愛納爲知己且不猥以卑俗謂弟爲知文以是相見竟日不爲別談商論文字不置每一論起雖列瓊漿不注也披玄圖不睨也兄以天才絕調而嗜文若斯則惡得不宏覽研與而振名一代也前夕所議未能畢陳今出省休沐敢爲通記幸鑒鄙畧弟睹羲軒以下文字咸發天地陰陽之秘人事之要家國天下之務其理著明矣文不切所用則聖賢且渾爾聖爾安所尚文哉故主須以理充須以氣其

說尚矣弟謂辭者文之質也理非辭不達義非辭不
體三者不可一闕焉而體格在其中矣是以文之體
格無定眠三者所究耳古今之辭盡于六經理相統
一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正道氣與辭也天地之理中正焉已矣其氣深厚和
平其辭大雅宏暢則聖人之文也六經是已孔子刪
述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善學孔氏者惟孟軻
一人其後諸子理不足而任于氣故其辭醇疵相雜
荀卿以下莊騷太史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諸人窮

理盡性雖不能如聖人而纂辭摹像則標準六經故
旨趣各隨所見而篇章音歛莫有踰焉東京熠熠猶
能相匹延及魏晉以後而雅道漸以陵夷至唐獨得
韓愈敏悟自言見時文忸怩不寧今讀其辭出入孟
荀而風骨類馬遷劉向復然其品也藝苑英少亦有
輕訾詆者蓋未深究耳其後才桀之儔各殊其辭以
求勝欲自勦一家驚高者玄亢而無據崇實者質塞
而無華今六經之辭邈乎莫追求賈馬匡劉不可復
得矣仲尼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謂文焉弟又思

漢以下至趙宋能文者雖各異辭要皆變于六經且如董仲舒京房焦延壽楊雄變于易也賈誼晁錯司馬遷變于書也匡衡劉向卜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變于詩也臨諸子所著體而察之當自見矣蓋六經文之海嶽具焉後之士雖稱瑰奇而極峻雄莫能出其軌矣故惟狂蕩之辭沈洋淫靡之辭纖細峭刻之辭慘澹短長之辭是其理蔽其氣衰非聖人之書不可讀也弟又思建安諸子雖號靡麗然典峻不可少當稱爲小雅之變二應以後六朝如二陸三謝至在

彥升顏延年沈休文薛道衡輩世人往往俱以纖綺眇之然鑄景凝華隱隱十二國風之變也宋儒詳于理學而辭則又落一格乃有古文今文之遼絕吁殆難語矣周茂叔通書程伯子定性書張子厚西銘正宗則亦變于易者也歐陽永叔本論程叔子漢州策問數篇朱文公學庸二序疏明純正則亦變于書者也。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藻剪綵爛然者斯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謂錯采修辭也兄謂見偶語多者輒不喜此

信然矣專攻偶對令氣不疏非文之佳矣但弟思天地之數奇偶而已八卦九章皆相對待是以乾坤日月星辰霜露江海之支派山嶽之峰巒男女形像耳目鼻兩孔口齒上下四肢百骸種種相對不爽蓋自然理數也豈于聲音之道獨散漫而無合是以聖賢之文雖不專工偶對而屬辭比義有不得不然者晦菴謂鄒陽書是作對字彼方陳愬梁王欲自發穎慧鬱思求動其王而解于難也乃謂西京之文衰自陽始謂之過焉嘗翫典謨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五嶽竟

從百揆時敘惠迪吉從逆凶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詩參差荇菜窈窕淑女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日升月恒竹苞松茂朱英綠騰貝冑朱綬則鏘鏘艷艷聲色備焉後之文士揮筆含輝敷采發揚理道豈不蔚哉但勿令若宋齊藻野縟川以應詔令杏花菖葉宜于制策一時好尚致論卑氣弱大損于治運儒道則文之厄矣至宋儒語錄深可疑怪齊梁才士逸人僞爲佛氏度化庸俗多爲此語故釋子有東林語錄盤山語錄此類且多宋人蓋因之也是

以宋儒之學多襍二氏翫其辭而不自覺蘓黃二家
才高學襍益難語矣。弟子十八九時銳志效古文而
乏師友其藝業多不合于有司。今幸得綴行于交
之中時參金閨之產承早晚雅論乃復得理舊緒
不棄又深相善因吐管窺之見不勝慙慙前所示論
序其列事摘辭瑩瑩乎兩漢遺文也。其外襍著記說
間有曼羨泆泆似喜鄒衍環淵之談矣。弟繪因陋言
次首尾幸終令音更宜細論如何。

答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劉繪

叔仁兄足下、都城外與傳觀遂同餞後、音問遂杳、見
南來士人、卽訪屠起、七月四日、得手書、情雅宛若、弟
亡友辱虛推過實、知嘉意引誨、令人慚阻靡寧、昨年
冬、弟赴渝、聞兄取道荊州、喜甚、急趨一會、至則又相
參差、循江訪之夷陵、乃知先下武昌矣、湘水蒹葭、渺
不可及、悵然入峽、有懷若、守渝州甫一年、新學吏
道、與百姓親悅、素寡材術、無能施爲、獨幸風土去洛
不遠、鄙性恢恢多可、無甚不快之狀也、此間州縣、闕

越稱多事簿書堆積經史雖不敢離但不能專究心
此矣數年憶兄閱覽益肆常州職業清散所著必有
大快心者一時主夫力與古文兄可謂傑出矣來教
云文字尚未可作劉敞謂歐九未讀書弟慮元城頗
涉誇矣今元城文字俱在與永叔何如耶孔子曰辭
達而已矣文緣理道疏其性情其有述陳引喻或散
或偶襍撰不同要之抽思就班累數千百言期于明
已意使信諸人也藻麗研深實盛華茂自不能無使
已意既達不必繁辭勦說務爲馳騁若理雖不曉而
搜索異籍反爲文之瘴也且如序

最爲難

贈送序記晉魏以前皆無韓蘇敘眼前事用秦漢風
骨筆力隨人變化然每篇達一意也今作者往往一
篇說三四端緒或文勢方行從中突起一二意使讀
者不識立論所歸至篇末彼作者亦自迷究竟瀟漫
齟齬難乎收拾恐卽所謂不能達也今有謂達者但
曰直陳去雕飾甚非旨也夫文章雕飾自不可少深
厚爾雅乃其要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
也若夫艱深詰澁不可句讀又文之僻也殷盤周誥

書多脫簡間有後人摻入劉子駿謂朽折散絕博士集而讚之是也弟又疑世之慧靈奇士詞雖不僻然過學韓蘇紆徐太多澆辭鉤思營魄游心令人讀之少不體察則景滅響伏而不得其意趣此雖天機逮意其綿邈寂寞終非示我周行之義馬遷微婉處最稱玄澹然省文超徑非人所及也今學士大夫與人談文有謂必構集異書多少至列書目示人曰某與某未能見惡能爲文哉弟蒙陋謂此爲以虛聲啗噶人可也謂此爲心有闇蝕亦可也弟誠非自委庸媿

仰思先哲有可據焉古今文士大者如莊周太史韓退之柳子厚其自敘所學皆止六籍而下逮諸子蘇子瞻在海上以抄得漢書爲樂當時漢書士夫見者且少彼謂搜構異書收藏備學者格物一事可也假令必謂盡見世所藏書而後下筆爲文取異籍所載資以妝飾侈麗則世有英妙弱齡之士無能錯采凝立先飛聲藝籍之林者矣仙釋二氏弟愚益不喜讀蓋以非聖之書吾旣不從其道却欲借彼之言爲吾文資不知所謂文者將何爲乎秦漢以前佛書未入

中國文士辭采熠熠、後莫倫比。石渠白虎諸儒、各抱一經、皆能垂光百世。故知爲文、夾二氏語者、此唐宋間襍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家語、其與二家言亦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謂某秀才作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此論凜凜、至與二家言、便盛稱其教、而襍諸戒律毗尼之說、此却不自覺也。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盡入纂言、復爲偈語、准楞嚴法華、張皇博譬、此子瞻滴曼、乃不宜傳。曾子固亦以此謝荆公也。弟愚謂今之英哲、鳴儔、但抱殘經、究其宏緒、而屬文列事、能准

荀孟以下、若賈誼、董仲舒、馬遷、劉向、則文可逼古人也。若弟區區不肖、何足爲道。庚子歲、別唐應德、丁寧祝我、早晚必與叔仁相論、謂兄思深而學博也。今兄移官、適就應德之居、彼此又各暇豫、此天欲成其二美矣。有書寄應德、當爲弟轉致。江州間寂、秋興滿懷、襍詩二十首、極知鄙俚、萬里見意、便中賜報、幸甚。

劉先生兩篇括盡文章、和奉似蘇長、二者不免駁襍矣。文以神韻爲宗、自是千古定論、當錄出置之案頭、以教之心、謂道學神經、行迹太多、荆川意、最是也。但

道最學為耳 詔馬遷古文起往非由移文老心

與方思道論文書

吾謹

寄示贈劉子文，實深刻奇峭，三讀而味之，信吾兄之才之美也。而且因之感而悲焉。近世嗜作文者，率模習春秋內外傳辭句，以為奇古，卒至牽綴餽餽，短促澁滯，不但辭之不足以舒其志意，而且并與其所謂理者失之，可不悲耶。三代之季，能文者莫若左丘明，彼其于虞夏之書，非不能誦習而彷彿之也，而卒自為左氏之語，由丘明而下，則莫若司馬遷，彼亦非不能依步左氏之語也，而卒自為司馬氏之書，由遷而

下持文柄雄視海內者多不下十餘家然皆人自爲書而不相師蹈沿習故亦能矜重一時而流百代之譽至後之評者乃曰或似內外傳或似史記要亦其機括圓精有不煩刻削而自昭契之者彼固曷嘗規于左氏史遷之詞也句哉今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摹其句是繪真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能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貌其肢節其于肖也終不得矣兄才富氣銳而且佐之以學之躋也其于文章固當憂其駃驟之過而或至于不檢非憂其氣勢之短促而不足以拓之也乃顧不免此病者豈自慮其將過于洶湧洪汗而先爲約束以制之耶抑亦徒見近時士人之競爲酸澁苦辛之味足以爽口馳譽姑徇所好而逐之耶夫近世士人必務爲此類之語皆惑之深者彼其于古人所就之妙實未嘗得諸心而應之手也故以飲食至味爲不足乃旁取其間出之奇者咀之以爲常卒亦何免矣以艱辛之辭文淺易之說也謂哉且文章固宜攷其原本求古人制作之始意特在述事理布旨趣而已而飾之以

辭者欲其潤暢焉耳。過此而有所謂奇者，皆後世文之勝也。而况乎益之艱澁不可句之語，不亦薄乎？返薄而歸淳，棄巧而趨朴，正望吾兄之相與力之也。而兄才兼奇邁，益之數年，雖古之善著書者不能過也。顧可不自貴與？嘗謂文章之極致，當如元氣之于萬類，隨地授形，咸有氣色聲貌，而各不能相同，窮其巧而非若銅鏤者之可殫以技也。此謹之自謂獨得之妙，心蓄之有年矣。每不輕于告人，而獨于兄發焉。幸惜其意而相與進之也。辱兄以文付童子，且囑謹之。文章正派盡于此書。

分明排擯何李實是下論至之

有言也，遂漫道此，纍纍厭人，望兄弗以為怪。

與李空同論文書

吾謹

童子歸、能道執事峻行清德、聽之毛骨颯然增涼、兼
覩大作、雄峻簡勁、淳潔澹泊、教迪者甚多、論文訛見、
猥辱疵摘、尤竊喜焉、古之師友互相辨質、弗明弗措、
今則惟譽言是好、法言是忌、欲業成如古人也難矣、
而謹獨于執事有間、是謹之得也、顧其志鬱而未明、
茲敢復以書聞、謹之始論、特以今之爲文者、固著書
遺意、夫著書者、蓄而有得、而後洩而爲言、故必自剗
而成一家之說、苟師蹈沿襲他人、烏在其爲立言哉、

李文正病
精之不固而
象同

而執事以書法喻之類例明甚顧謹之所謂勿同者
正謂其象耳肥瘦長扁流整疎密勁溫十者書之象
也古之善書者精無不同而十者之象則異惟精無
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書惟象無不異也故各謂之名
家精苟同矣而象亦無不同是亦臣僕于人而已矣
奚其善夫文亦何異于是理道旨趣猶書之精也辭
致體格猶書之象也古之善文者理道旨趣無不同
而辭致體格則異惟理道旨趣無不同也故同謂之
善文惟辭致體格無不異也故亦各謂之名家理道
旨趣苟同矣而辭致體格亦無不同是亦臣僕于人
而已矣奚其善今槩論其本之同而不察其末之異
是猶論天地萬物之理同而不論其形氣之異也無
乃或幾于惠施公孫龍之說乎譬之人焉精神運諸
中者同矣耳目形諸外者同矣而貌各弗同夫精神
耳目之不同固不足謂之人而貌皆一人焉又可謂
造物之深功巧妙哉史遷弗同于左氏左氏弗同于
古經殆亦人貌之不同乎而學之過者直欲貌之同
而中之弗同弗計也夫中與貌兼同且末爲善化矧

項門針

得其貌而遺其中。或并其貌而失之者哉。故篇中曰
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模其句。是繪真者不得
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得其體膚之完。而
徒貌其肢節。其于肖也終不得矣。謹意言師其意固
無不可。而徒模習其詞句。是亦止得肢節之細。而遺
其全體之真。非善肖人者也。豈其文之晦而弗足以
達厥意歟。將執事偶一觀而未嘗深攷其意歟。執事
別有斷見。而非謹之所能測識歟。願更誨焉。多言細
辨者。非敢抗者。哲之議。逞技爭高也。謂執事行古入
之道者。而謹且獲師友于其間。故亦不敢以脂韋詭
誇者。自居。而直以正辭質焉。惟執事竟其緒言。而卒
相之。幸甚。

空同摹擬之病不可無此一破

空同主盟文壇時乃有吾君與子。趙路以此真事錄

一書

與項東甌書

王慎中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
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于治行匆匆之際
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
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
不困者固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
當雜出于老子而當一于孔氏之言其所及孔老之
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于此而不出入于
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爲老氏

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于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于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于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于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于孟子，而楊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于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楊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具有取于老氏，而皆出于孔子，此所以爲學孔子者之爲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爲正，而豈可以爲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于此亦自謂不爲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于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先夫子曰：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河南左叅政道。

思初沿北地之習後盡棄之而爲會王之文其得
文法先于荆川兩人交相引重故敘荆川之集以
之配子游其待之亦至矣李中麓謂道思有言公
但敬服荆川不知荆川得吾之緒餘耳此言斷不
出自道思傳之者悞也私記遵巖嘉靖丙戌進士
年十八授戶部主事爲驗
封郎中時爲張永嘉所惡謫判常州爲河南參政
時又爲夏貴溪所惡以不謹罷歸年五十一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
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
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
素之或殊卽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
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
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
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奇絕固未有蛻
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

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旣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疆鎖、文而至此、卽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禩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卽好習

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論，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別，倘軫教懷，無悵嗣音。

破議論序事裂爲二者之說又先夫子書存笥稿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國子祭酒槐野好摹訪大史公起止段落路逕宛然而胸中實無真得且才力淺薄不異南粵王之黃屋左纛也孫季泉心

悅而誠服之以文章之事至存笥而觀止直出室同之上當時信之者且半焉

私記槐野嘉靖乙未進士乙卯關中地震

與朝邑韓邦奇三原馬理同日死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于我，本是徇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

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論。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

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于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

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笑。

只六股便無限轉折。○荆川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但得其繩墨轉折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終不得也。緣鹿門溺于富貴，未嘗苦心學道，故只小小結果，孤負荆川如此。

與友人論文書

舒芬

文章家辱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
章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
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爲文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
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
文哉、宋儒祖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
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
乎、春秋則又遠矣、日之以文且不可、况概論以治世
乎、老兄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于逍遙遊

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書禮紀述卽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擅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證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法禁之畧。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于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燿。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爲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培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遷固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爲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說。爲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忠始教之。

先夫子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翰林修撰梓溪不欲以詞章名世而識力高華文有光芒不可掩處

私記梓溪正德丁丑狀元嘗上疏諫南巡杖謫嘉靖初又以爭大禮杖謫年四十四贈諭德謚文節詳見明儒學案

與陸芝秀才書

黃省會

省會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間金生用出吾子贈頌王君仲回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于天下夫友朋相酬固亦貴于吹榜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奇于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偬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大暢以並于古人逮于東里徒持渾厚閑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爲奇古而率多

怪險餽釘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于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構脉意。或時閉坐一室，客有于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稿，有死人氣，皆緩屨以出。吾蘇都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超曠今古，而中契昌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肓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于天下。泮回者年始三十，其爲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俎，率意爲之而已。予嘗見之，生澀偏苦，間似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作稷契，加于污吏李杜，獻于見曹肺肝沈昏，不可救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邁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曾再拜。

與胡弘甫書

王宗沐

久仰高明誠以一得見顏色怡然爲幸而執事執禮稱名乃皆過情則又惕然不安夫今稱師者非道德則文章下至一藝皆有師謂其能有以相長也僕之無足以益執事明矣而執事猶云云殊不自解然細揆尊意豈以世不求師如執事猶復云云姑以爲教耶又或以古者立國雖土壘猶存之士壘之不經于治也而存之者志戒也若是則僕不敢辭何者以戒爲師則僕方居之况敢以逆執事以求師爲教則執

事之于世厚矣、而僕又敢猥以鄙人之不能而遂之也、惟執事之亮之也、夜來舟中秉燭取佳作細讀、一過、珠璣瑯玕、粲然滿目、學博矣、詞古矣、思深矣、極往暢意、將揚鞭頓鞚、相爭于屈賈之場、而未知孰勝負也、救災議反覆條暢、深得古論體、而才識亦高、驅蹇文、風騷富麗、蓋近柳子、而用意幽暢亦深、是二作尤爲傑然、夫文與氣學相爲律呂、氣與養相爲升降、自班氏以後、作者如河沙、而傳者不滿兩手指焉、其難可知也、執事才高驅逞、有駕風鞭霆之力、意濃轉折、有極深鈎玄之情、時有一二稍非矩矱、然非大故也、以是知執事之養固深也、然于中細求、則往往于談理處、以史筆發之、則所重在詞、而理稍晦、于平淡處、以古麗施之、則所見者華、而質不稱、僕揆執事、豈常濃于讀史、而淡于玩經矣乎、無是則斯言大謬、有之則似執事之病在是也、不可不慮者也、其細瑣曲折、書不可盡道、然請道其大者、夫文不可學、不可作也、自書契以來、班馬韓歐以降、糜精竭神、白首不輟、然卒傳者少也、豈非以溢于旣滿之後者、則神體俱到、

揆于詞氣之近者則形相不全耶又非以抽即而出之者則諸體皆圓執持而後就之者則渣滓未脫耶僕嘗觀于天矣天之星爛然文也其疏密適均理也有星而不均即非文也無星則均無妍施即無理也是其合一者也故古之作者有困窮拂鬱之感則發爲悲慨之文有崇高佩玉之居則出爲雅麗之詞以盡其情爲窮無短無長也以適其均爲則無濃無淡也有時當奇崛矣而意險思峻則雖之乎者也之淺猶奇崛也有時當平易矣而情近意淺則雖結屈聱

牙之怪猶平易也蓋其學正故其神全其神全則其檢周其的然者從經而其傑然者從史無適不可是其所以傳者也倚于偏好着于模擬或縱其質之所近或從其氣之所偏則或通或塞此禪家所謂不圓也昔人有之亡于蜀而其女墮于懸崖未死者父母去之猿狖相與食焉其女踰年遂長毛能飛後其父還而以爲死也以飯與肉祭之女飛食肉飯則毛盡落而墮還爲女也其所飛由其所長其所長由其所食也是學與文之譬也僕年十六好誦古書爲文二

十三歲始棄去。猶好誦佛書。入粵以來。渾無得力。乃始知凡天下文章事業。非可力索。縱索得之。必有偏而未瑩之處。故不若涵養功深。停蓄力到。則放之沛然。此僕一辨之見。聊爲執事道之也。執事胸中萬卷。不謂不富。雄才立就不爲不多。反而力于本原則。痕迹梯航。悉能渾化。而妖魔剽蝕。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其于此有未辨。而姑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卽前所謂志戒者。茲亦一事耶。餘縷縷通侯面對之日。備道臨發草草無次。以頭巾語對大家。聊爲旅中拊掌也。

先夫子曰。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刑部右侍郎。敬所潛心理學。充之而爲經濟。皆有根本。故其文精悍。之氣出于紙上。肇悅之繡。瞠乎其後矣。

私記敬所嘉靖

甲辰進士
學案有傳

與友人論文書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宵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于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卽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子道，申韓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

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譙諫之文也而宗六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于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_{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響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于易詩非假塗于春秋也至于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_{在蜜}藥_{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

不求其先于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衽褐而以炫盲者之觀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弊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糞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于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先夫子曰焦竑字弱侯南京人翰林修撰博極群

書其文皆有法度

私記弱侯萬曆己丑狀元爲東宮講讀官爲忌者所構調外任

里居著述爲東南學者之宗年八十餘南渡時謚文端詳見學案

論文第一爲。雖。端。當。時。之。失。實。扶。文。章。之。真。

與王九難郎中書

丁自申

來論文自秦漢而下，韓柳二家最爲近古。宋歐蘇曾王雖稱大家，其格局去古遠矣。此評文之斷案也。然愚以爲文之高下，因人而異，不獨于時爲然。卽秦漢之文如戰國策遊說之辭，亦自與樂毅報燕王書、魯仲連不肯帝秦之對、辭氣迥別。仲舒天人三策、淵懿醇雅，視主父偃嚴安、徐樂之說，又不可同日語矣。韓之于柳亦猶是也。讀柳之文，自梓人傳封建論數篇之外，其餘諸製，終涉俳體，造語類多苦思，尚未脫入

代氣習而無韓子起衰振古之才。歐生于宋，雖自爲一代之文，若論其至者，自當與韓相頡頏。恐柳氏亦不得以唐之家數揜之也。蘇曾王三子，文各自有優劣，其優者可亞于歐，蓋一代一人之文，各自有至者，繫于人，不繫于時也。今世古作，獨稱關西前後二氏，兄向所論，謂得秦漢奇偉之氣，此固無論韓歐也。然則仲舒淵懿醇雅之文，亦不足法與？以愚所見，談今之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夫燕語豈不奇勁有餘音哉？而以越人學之，則雖酷效窮年，有不

相似者，不若就越語而求中原之正音，則雖語之不燕無害也。近見吳閩一二名公文集，據理敷詞，春容典雅，蓋一代之正音在是矣。其集具在，試與關西二氏較之，其氣格之高下，豈無可言者？敢以請于吾兄，質正倘鄙見有所未通，則願高明更垂教焉。

先夫子曰：丁自申號槐江，晉江人，舉進士，除部屬。

出守兩郡，其三陵稿文和緩紆徐，得歐之神，萬曆

間名家也。

百家私記關西前後二氏指空同槐野吳閩一二名公謂毘陵晉江也。

此六堂時之評，恐同槐野文之優者，越人亦

克有是失，吾西河耳。以彈素寧，後彈劉。是文非其淨。
集中老字

答呂侍郎沃州書

莫如忠

昨荷瑤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茲復荷教言，知門下于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羨之。夫文章正宗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于西山先生之旨。至于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見之卓，而于古人論文本指尚覺隔一谿徑，未敢遽質所疑于有識也。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辨，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辨乎經緯者也。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辨乎德業者也。彼各有當爾。如必求文于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烈。而後爲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卽載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卽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是志。云爾。則惡可廢也。西山先生之見。則異是。取之必求其理。析之必歸于引經。必差次仁義。必標駁儒墨。而後曰文。彼文莫近乎秦漢。而先生自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擯不載。至左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未釋也。夫文章與時高下。先觀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今古。而片言合作。咸屬品題。文斯備矣。若但泥于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曰文在茲矣。卽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倖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爲文壞于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文選之弊。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削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者。而正宗削之。抑又何故。至敘事議論之疏。

別近世有辨之者，僕以爲非獨敘事議論之過于疏別，而以辭命與敘事議論折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爲體裁則可，而與敘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卽辭命中亦孰非敘事議論之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敘事也，其記言皆議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于贅矣。僕自屏跡蒿萊，嘗一究心斯藝，今皆忘之，因尊論所及，不覺中熱于見獵，然斯于門下

抑末耳。僕所欲請益者，當不啻是也。惟亮而終誨之。先夫子曰：莫如忠字子良，華亭人，歷官浙江右布政使，崇蘭館文有家數，固是名家。私記子良嘉靖戊戌進士

明文授讀卷二十一終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書 珠芹堂



Small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